

三大師談紅樓



王国维 蔡元培 胡适 著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
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译林出版社

三大師談紅樓



王国维 蔡元培 胡适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大师谈红楼 / 王国维, 蔡元培, 胡适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447-5508-5

I. ①三… II. ①王… ②蔡… ③胡…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20730号

书 名 三大师谈红楼

作 者 王国维 蔡元培 胡适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王雪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26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508-5

定 价 3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本书收入我国国学大师王国维、蔡元培、胡适分别评论《红楼梦》的三篇文章,即《〈红楼梦〉评论》《〈石头记〉索隐》和《〈红楼梦〉考证》。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简洁的语言,从精神文化、审美学、伦理学诸方面,对《红楼梦》的价值进行了挖掘,指导读者从不同视角阅读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石头记》的内容情节和人物为主轴,触类旁通,进行索隐,得出结论:“《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决非牵强附会。”后来因胡适对此书进行了批评,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出版时,作者以自序的形式作出回应。他肯定了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认为胡适“搜集许多材料,诚有功于《石头记》”。但同时,作者申明“唯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决非无考证之价值”,据此反驳胡适的指摘,

称之为“没有道理之消与”。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主张以考证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并列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考证方法的益处；还通过考证著者曹雪芹的材料、《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这两个问题，具体而明白地指出《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同时，他批评了几个“附会”地研究“红学”的流派，及“附会”的研究方法。最后，他呼吁“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

自前些年学界和文艺界围绕“红楼”的研究进行论争，掀起“红楼热”之后，这股热潮一直未退。为向读者提供一个对《红楼梦》价值再认识的机会，并在读者面前展现大师们在学术论争中的风范和魅力，今特推出插图版《三大师谈红楼》，方便大家闲读和收藏。

编者

2015年1月1日

目 录

前 言	1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1
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3
第二章 《红楼梦》之精神	11
第三章 《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	20
第四章 《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	28
第五章 余论	38
蔡元培 《石头记》索隐	47
第六版自序	
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	49
《石头记》索隐	57
胡 适 《红楼梦》考证	129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第一章 人生及美术之概观

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忧患与劳苦之与生，相对待也久矣。夫生者，人人之所欲；忧患与劳苦者，人人之所恶也。然则诎不人人欲其所恶，而恶其所欲欤？将其所恶者，固不能不欲，而其所欲者，终非可欲之物欤？人有生矣，则思所以奉其生：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寒而欲衣，露处而欲宫室。此皆所以维持一人之生活者也。然一人之生，少则数十年，多则百年而止耳。而吾人欲生之心，必以是为不足。于是于数十年百年之生活外，更进而图永远之生活：时则有牝牡之欲，家室之累；进而育子女矣，则有保抱、扶持、饮食、教诲之责，婚嫁之务。百年之间，早作而夕思，穷老而不知所终。问有出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百年之后，观吾人之成绩，其有逾于此保存自己及种姓之生活之外者乎？无有也。又人人知侵害自己及种姓之生活者之非一端也。于是相集而成一

群，相约束而立一国，择其贤且智者以为君，为之立法律以治之，建学校以教之，为之警察以防内奸，为之陆海军以御外患，使人人各遂其生活之欲而不相侵害：凡此皆欲生之心之所为也。夫人之于生活也，欲之如此其切也，用力如此其勤也，设计如此其周且至也，固亦有其真可欲者存欤？吾人之忧患劳苦，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则吾人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熟思而审考之也。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十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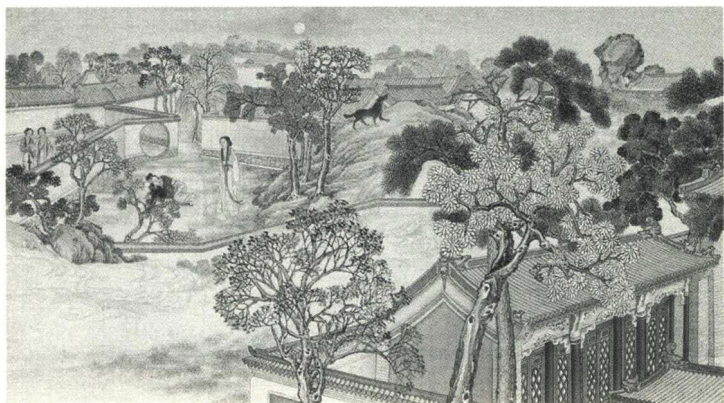
吾人生活之性质，既如斯矣，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常人之知识，止知我与物之关系，易言以明之，止知物之与我相关系者，而于此物中，又不过知其与我相关系之部分而已。及人知渐进，于是始知欲知此物与我之关系，不可不研究此物与彼物之关系。知愈大者，其研究愈远焉。自是而生各种之科学：如欲知空间之一部之与我相关系者，不可不知空间全体之关系，于是几何学兴焉。（按：西洋几何学 Geometry 之本义，系量地之意，可知古代视为应用之科学，而不视为纯粹之科学也）欲知力之一部之与我相

关系者，不可不知力之全体之关系，于是力学兴焉。吾人既知一物之全体之关系，又知此物与彼物之全体之关系，而立一法则焉，以应用之。于是物之现于吾前者，其与我之关系，及其与他物之关系，粲然陈于目前而无所遁。夫然后吾人得以利用此物，有其利而无其害，以使吾人生活之欲，增进于无穷。此科学之功效也。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然则吾人理论与实际之二方面，皆此生活之欲之结果也。

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覆舟大海之中，浮沉上下，而飘著于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赍平和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岂独自然界而已？人类之言语动作、

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于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己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是故观物无方，因人而变：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思栋梁之用，求好逮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而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苟一物焉，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吾人之观之也，不观其关系，而但观其物；或吾人之心，无丝毫生活之欲存，而其观物也，



不视为与我有关系之物，而但视为外物，则今之所观者，非昔之所观者也。此时吾心宁静之状态，名之曰优美之情，而谓此物曰优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普通之美，皆属前种。至于地狱变相之图、决斗垂死之像、庐江小吏之诗、雁门尚书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怜，其遇虽戾夫为之流涕，诂有子颓乐祸之心，宁无尼父反袂之戚，而吾人观之，不厌千复。格代（今译歌德，下同）之诗曰：

What in life doth only grieve us,
That in art we gladly see.

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



此之谓也。此即所谓壮美之情；而其快乐存于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则固与优美无以异也。

至美术中之与二者相反者，名之曰眩惑。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若美术中而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吾人自纯粹之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如粒粒蜜饵，《招魂》《七发》之所陈；玉体横陈，周昉、仇英之所绘；《西厢记》之《酬柬》，《牡丹亭》之《惊梦》；伶元之传飞燕，杨慎之贗《秘辛》：徒讽一而劝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云有“靡靡”之诮，法秀有“绮语”之诃。虽则梦幻泡影，可作如是观，而拔舌地狱，专为斯人设者矣。故眩惑之于美，如甘之于辛，火之于水，不相并立者也。吾人欲以眩惑之快乐，医人世之苦痛，是犹欲航断港而至海，入幽谷而求明，岂徒无益，而又增之。则岂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与物之关系，而反鼓舞之也哉？眩惑之



与优美及壮美相反对，其故实存于此。

今既述人生与美术之概略如左，吾人且持此标准，以观我国之美术。而美术中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

第二章 《红楼梦》之精神

袁伽尔之诗曰：

Ye wise men, highly, deeply learned,
Who think it out and know,
How, when and where do all things pair?
Why do they kiss and love?
Ye men of lofty wisdom, say
What happened to me then,
Search out and tell me where, how, when,
And why it happened thus.

嗟汝哲人，靡所不知，靡所不学，既深且跻。粲粲生物，罔不匹俦，各啮厥唇，而相厥攸。匪汝哲人，孰知其故？自何时始，来自何处？嗟汝哲人，渊渊其知。